文通

文通卷之二十七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叢史

王震澤曰孔子沒而天下不復知有經矣班固死而天下不復知有史矣古之史官皆世守之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如齊南史晉董狐至漢班馬猶父子相繼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後世讀之若親覩其事并其情僞得之所謂信史也

李延壽之史無志故南北日食多異同見舊唐書張

太素撰魏志百卷志天文則其姪行一行一嘗追步日食至於春秋訖七十九如發矇耳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

夾漈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却以古今人物强去等差

晉有亡漢之寔魏有亡漢之名抑魏是抑晉也

國語與左傳同異不滿百章

夫愛憎之情息而後是非之論定故史必脩於異代

豈曰才難而已乎。堯典述德。標以虞書。此聖人之志也。重華協帝。毋亦身親筆削。與禹貢夏后之書也。或曰伯益所記云。

因大臣之除罷。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機。因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

別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表歲年以做首時之體。辨名號以正名。紀即位改元以正始。書尊立崩葬以敘始終。書篡弒廢徙以討亂賊。書祭祀以著吉禮之得失。書行幸田狩以著巡遊之荒怠。書恩澤制詔以著

命令之美惡書朝會聘問以著賓禮之是非書封拜黜罷以見賞罰之當否書征伐戰攻以志用兵之正僞書人事以寓予奪書災祥以垂勸戒

書法之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二也書不實錄三也賞罰不中四也文不勝質五也

史以好善爲主嫉惡次之子長孟堅史之好善者也南史董狐史之嫉惡者也兼此二長而重之以文其惟左氏乎

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于軍國詞令皆准尚書

當時風行頗去淫靡若夫矯枉過正多矣夫故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眞跡甚寡客氣尤繁云
漢武帝怒司馬遷議巳收景武二紀自毀之
元人之進宋史表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宋之國是實符斯言我　朝丘文莊公濬擬題於國學作進元史表云非無一善之可稱終是三綱之不正聞者亦快之
監修國史監者總領之義明立科條各當任使則人思自勉書可立成矣

陸儼山曰丘文莊公之論史官其畧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唐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我　朝法制可謂簡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足爲一代之良史矣又嘗聞之王文恪公曰臺諫者一時之公論史官者萬世之公論也並名言云

胡元瑞曰、詩人多窮信矣。史氏多厄何也。世以高明鬼瞰衰貶天刑。夫天網恢矣。而史佐其漏。鬼責恥矣。而史暴其徹幽。贊榮兩功。則宏矣。而胡以罪也。必以紀載失實、賞罰徇私。胡以邢[illegible]陳壽、腐魏收而族許敬宗哉。是必有其故矣。

夫詩贊天地、通神明、文之精、莫加焉。夫史贊兩儀、苞三極。文之矩、莫並焉。撥其精則神、以太過而竭。故詩人多窮。且多天肩其重則任以太過而頹。故史氏多

厄且多刑夫詩以一字千秋者也史以千秋一字者也其達踰王公而壽計元會矣能云窮且厄耶左丘廢史遷辱班椽縲中郎獄陳壽放范曄戮魏收剖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弗承其有餘畏哉而不知後之爲唐爲宋者若劉若宋若二歐陽顯特甚矣

史氏

司馬遷、荀悅、班固、鄭玄、崔寔、應奉劭、蔡邕、劉珍、侯瑾、魚豢、譙周、韋昭、薛瑩、王沈、陳壽、華嶠、司馬彪、皇甫謐陸機、束晳、王隱、張勃、虞預、孫盛、干寶、鄧粲、謝沈、朱鳳孟儀、袁山松、袁宏、王韶之、檀道鸞、徐廣、何法盛、劉義慶、謝靈運、范曄、何承天、徐爰、裴松之、子野、蕭衍、陶弘景、蕭方、沈約、崔浩、蕭子顯、江淹、許亨、陸瓊、魏收、王劭、王通、房玄齡、李百藥、姚思廉、李延壽、溫大雅、許敬宗張大素、令狐德棻、牛鳳及、劉知幾、徐堅、韋述、吳兢、柳

芳、馬總、蕭穎士、韓愈、杜佑、鄭暐、劉餗、高峻、趙鳳、姚顗

劉昫、孫光憲、徐鉉、王溥、梁周翰、楊偉、王欽若、章得象

呂夷簡、王洪、孫甫、陳彭年、宋庠、祁、歐陽修、薛居正、王

洙、吳充、劉恕、章衡、劉敞、攽、范祖禹、蘇轍、張唐英、林虙

胡宏、呂本中、唐仲友、曾慥、李燾、羅泌、李心傳、陳傅良

胡一桂、金履祥、陳櫟、歐陽玄、呂思誠、宋濂、王褘、陳桱

胡粹中、梁寅、丘濬、金燫、司馬光、朱熹

大明史材

列聖御製 大明會典 寶訓 大明集禮 大明官制 諸司職掌 一統志 郊禮通典 祀儀成典 大誥 大明律令 帝訓 承天大志 天潢玉牒 孝慈錄 龍興慈記 國初禮賢錄 吾學編 大政紀 昭代典則 皇明政要 洪武大記 開國事略 憲章錄 兩朝憲章錄 皇明繩武編 國朝謨烈輯遺 明初略 國朝事蹟 皇明紀略 泳化編 徵吾錄 今言 九朝野記 鴻

猷錄　今獻彙言　明興雜記　纒蟄錄　孝陵紀
略　剪勝野聞　尊聞錄　翊運錄　興濠開基錄
國初事蹟　賢識錄　洪武輯遺　革除遺事
建文事蹟　備遺錄　遺忠錄　革朝志　遜國紀
奉天刑賞錄　奉天靖難記　前後北征錄　北
征記　壬午功臣爵賞錄　順命錄　平定交南錄
三朝聖諭錄　正統臨戎錄　北征事蹟　革書
復辟錄　平夏錄　平胡錄　使北錄　否泰錄
天順日錄　三中傳　可齋雜記　西征石城記

平漢錄　撫安東夷記　病逸漫記　瑣綴錄
燕對錄　平蔣始末　興復哈密記　治世餘聞
震澤長語　醫閭漫記　後鑒錄　北虜事蹟　西
番事蹟　繼世餘聞　江海殲渠記　視草餘錄
召對錄　諭對錄　宸章集錄　南巡錄　北還錄
雙溪雜記　大同紀事　雲中紀變　救閩雜記
俺答前後志　平惠州事　金臺紀聞　玉堂漫
筆　松窗紀略　海寇前後議　孤樹裒談　海寇
後編　大獄錄　西征日錄　遊略　三封北虜始

覽、改正瀛涯勝覽　奉使安南水程日記　朝鮮紀事　使琉球錄　名卿績紀　靖難功臣錄　國琛集　國寶新編　續吳先賢讚　吳郡二科志　新倩籍　金石契　守溪筆記　彭文憲筆記　畜德錄　青溪暇筆　閒中今古錄　停驂錄　續停驂錄　豫章漫鈔摘錄　科場條貫　水東日記　餘冬序錄　鳳洲雜編　譯語　海槎餘錄　君子堂日詢手鏡　庚巳編　四友齋叢說　留青日札　松窻寤言摘錄　漫記　近峰略記　百可漫志

錦衣志 星變志 瑯琊漫鈔 縣笥瑣探 蘇
談 寓圃雜記 蒹葭堂雜著 窺天外乘 二酉
委譚摘錄 閩部疏 江西輿地圖說 僥南九三
府圖說 志怪錄 涉異志 奇聞類紀 見聞紀
訓 新知錄 儲君昭鑒 大明主培 紀非錄
永鑒錄 資世通訓 武臣訓戒 武臣鑒戒 禮
儀定式 行移減繁體式 教民榜 忠義錄 昭
示姦黨錄 務本之訓 文華寶鑑 為善陰隲
外戚傳 外戚事鑒 歷代臣鑒 五倫書 勸政

要典　文華大訓　高皇后內訓　仁孝皇后勸善
書　貞烈事實　章聖皇太后女訓　醒貪錄　清
類天文分野書　建文彙編　灼艾集　名臣琬琰
錄　皇明奏疏　萬曆疏鈔　弇山堂別集　皇明
文範　明文奇賞　諸家文集　修攘通考　海程
倭變志　刑書據會　獻徵錄　武備志　諸司
職掌　各省通志　嘉隆聞見紀　皇明臣謚　滇
程記　帝后紀略　兩浙名賢錄　蜀中廣志　海
運占驗　海運總圖

可謂有志于本矣

文通卷之二十八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質文

李華曰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裼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

令人惻思　剖斗折衡

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詐其行也痼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爲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佈之拙者眩而失守

誠僞無由明天下浸爲陂池蕩爲洪荒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爲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嶽而羿浞愚弄鬬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

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爲亂。遠則徐奄並興。四夷多難。復子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囹圄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爲哉。周法六官備職。六宮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覲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

亾記云周之人強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襃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爲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縟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度因循而不敢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

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筴之信而陳僂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瀆日亾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億兆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爲政者得無以爲惑乎

在鄉邪亦未究

六過四弊

頫仰古今而求文之所以高下以為其相習而不察者其過有六而詞不與焉其相推而不可已者其弊有四而文亦不與焉六過者緻緻然在文之中而四弊者壘壘然出乎文之外所謂可知而不可言者也嘗言其似夫文者器也器各有體體方圓也彼莊生論議之文也故雖微之以寓言而不可謂之史馬遷敘事之史也故雖濟之以談說而不可謂之文今不思遷之為史也而槩模之以為文是猶摹壁之圓而

辨体　練氣　廣識

規瓚之邸也失其裁矣是何也不辨體之過也大塊噫而萬竅皆號比竹者一一而吹之以稱于天籟則遠矣春氣生而百昌皆遂雕玉者棻棻而鏤之以稱于天巧則迂矣文而肖此至陋也是何也不練氣之過也夫握徑寸之珠而衣褐入市不以爲寠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而過者無不笑也君子誠有高世之識則辭之所運縱橫曲直無所不可若必求工于偏僻矜激乎一致而以片語單辭仰模作者雖精不遠矣是何也不廣識之過也梓慶之爲鐻也十年而不敢

懷非譽巧拙栗林文之承蜩不以天地萬物易蜩之翼彼篤于物者猶若是若乃夫績文之士逐時以爲工偶世以爲好失已者也是何也不定志之過也夫五味調劑而和羹之啜不辨酸鹹五音成文而咸池之奏如出一管是故古之爲文者沆瀣百氏醞釀千古汪乎泱泱而不知其門若夫學一先生之言讀之而可辨也則下矣是何也不備學之過也夫文者以神會者也得其事而未眞是胡寬之營新豐也得其眞而未化是優孟之學叔敖也古有以舞劒而悟書

定志

備學

者入神矣若乃不求其所以言而丹青藻繪惟其色之是肖不亦遠哉是何也不神會之過也是故文有六過而辭之工拙不與焉此世之所習而不察也雖然未足憂也世之所憂者在于頹波橫流不知紀極視之若甚緩而其關于世道之升降不啻影響故不可弗之思矣請畢其說夫古之人非不能艷采辨說窮極瑰麗以駭里耳也以為文而至于琴則太優而無統元氣漓矣故弗為也又非不能哀歌忼慨眥裂髮指若彈鋏擊筑之流也以為文而至于悲非治世

怪　巧

之音太和散矣故弗為也又非不能離析堅白連類要眇若畫工之圖罔魅也以為文而至于怪是陋者之所託雅道流矣故弗為也又非不能雕鎪刻畫棘喉滯吻以呈其工也以為文而至於巧言華道隱太朴鑿矣故弗為也此四者古人之所謂弊也乃今講藝之士盛稱引以為高舉天下而羣趨之若鶩不知其比于夸與悲而以為壯麗也不知其近于巧與怪而以為環奇也得非有所推而不已者乎夫六者之過也過于文之中憂在文而不在世四者之弊也弊

于文之外。憂在世。而不在文。此遠識之士。所謂察機于微眇。而口不得言者也

文論

顏況曰周語之略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爲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爲龍爲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爲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於

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戰而覇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鐸狥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奪趙璧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咏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舜堯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

太顛閎天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何奴未滅無以家爲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廚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于天草木麗於地風雅亦麗于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贖鬼神明者贖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要　色　材　法

染說

蘇伯衡曰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橐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涚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漚之蒸之宿之湆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

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

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宋

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埶難哉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埶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綠非

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

文筌

陳繹曾曰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三代以上行于禮樂刑政之中三代以下明於易詩書春秋之策秦人以刑法爲文靡而上者也自漢以來以筆札爲文靡斯下矣嗚呼經天緯地曰文筆札其能盡之乎戰國以上筆札所著雖輿歌巷謡牛醫狗相之書類非漢魏以來高文大策之所能及其故可知也彼精於事理之文假筆札以著之耳非若後世置事理於精神之表而惟求筆札之文者也取童時所聞筆札之靡者

命曰文筌夫筌所以得魚也魚得則筌忘矣文將以見道也豈其以筆札而害道哉且余聞之詩者情之實也書者事之實也禮有節文之實樂有音聲之實春秋有褒貶易有天人莫不因其實而著之筆札所以六經之文不可及者其實理致精故耳夫人之好於文者求之此則魚不可勝食何以筌爲

體　志

四不可無

李方叔云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卑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在有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徇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問之力從吾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典雅

氣

心在安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絡脉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華之臭芬薌如雞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群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大羹之有遺味者韻也

韻

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

所用之文章之無氣譬之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顦顇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揭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瞢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謂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疎矯厲不切事情

山林

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

市井

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廛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

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寺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詖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以愚捭闔縱橫之人其言辯以私刻核忮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

文通卷之二十九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六書原

夫文生於聲者也有聲而後形之以文義與聲俱然非生於文也生民之始弗可攷也已以理而逆之被髮羸形擊劍挽劍以爲衣食其氣未柔若禽獸然其知未闢若嬰兒然僅能號呼其欲惡喜怒以相告詔而已矣稍益有知然後漸能名命百物而號召之聲稍備矣文字未興也其類滋其治繁而不可以莫之

徵也。然後結繩之治興焉。治。益繁。巧。益生。故有刻畫竹木以爲識者。今蠻夷與俚俗不識文字者。猶或用之。所謂契也。契不足以盡變。於是象物之形。指事之狀而刻畫之。以配事物之名。而簡牘刀筆興焉。所謂書也。象形指事。猶不足以盡變。轉注會意以益之。而猶不足也。無所取之。取諸其聲而已矣。是故各因其形而諧之以其聲。木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松若栢者。不可悉象。故借公以諧松之聲。借白以諧栢之聲。水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江若河者。不可悉象。故借

工以諧江之聲。借可以諧河之聲。所謂諧聲也。五者猶不足以盡變。故假借以通之。而後文字之用備焉。六書之義雖不同。皆以形聲而已矣。六書不必聖人作也。五方之民言語不同。名稱不一。文字不通。聖人者作。命神瞽焉。同其文字。釐其煩慝。總其要歸而已。矣夫文聲之象也。聲文之鳴也。有其文則有其聲。有其聲則有其文。聲與文雖出於人。亦各其自然之徵也。有有形而有聲者。有有事而有聲者。有有意而有聲者。有形而有聲者。象其形而聲從之。求其義於形

可也。有事而有聲者。指其事而聲從之。求其義於事可也。有意而有聲者。會其義意而聲從之。求其義於意可也。是三者雖不求諸人。猶未失其義也。至於諧聲則非聲無以辨義矣。雖然諧聲者猶有宗也。譬若人然。雖不知其名。猶可以知其姓。雖不察其精。猶未失其粗者也。至於假借。則不可以形求。不可以事指。不可以意會。不可以類傳。直借彼之聲以為此之聲而已耳。求諸其聲則是。求諸其文則惑。不可不知也。書學既廢。章句之士知因言以求意矣。未知因文以

求義也訓詁之士知因文以求義矣未知因聲以求
義也夫文字之用莫便於諧聲莫變於假借因文以
求義而不知因聲以求義吾未見其能盡文字之情
也周禮九歲則屬瞽史聲耳治也書目治也瞽史協
修而後耳目之政不爽故侗嘗謂當先叙其聲次叙
其文次叙其名然後制作之道備矣聲形而上者也
文形而下者也非文則無以著其聲故先文而繼以
聲聲陽也文陰也聲為經文為緯聲圍圍而文方聲
備而文不足天下之物猶有出於六書之外者乎其

寡已矣夫天地萬物之載具於書能治六書者其知所以治天地萬物矣許氏之為書也不以豕辨異故其郡居散雜不以宗統同故其本末離極凡孑之為書也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于以聯孑于以聯孫以辨其衆以統其宗宗統同衆辨異故眡縣若寡而御萬若一天地萬物之富不可勝窮也以是書而衆之則若數一二三焉故曰知治六書者其知所以治天下萬物矣

墳典之盛

歷朝墳籍蓄聚之多、亾如隋世、篇目之盛、僅見唐志、按向歆七略卷三萬餘、班氏東京、僅覩其半、荐卓之亂、尺簡不存、晉荀勗李充游如鳩集、宋元嘉中謝靈運較讎至六萬卷、齊王儉王亮謝朏梁殷鈞任昉阮孝緒等、繼造目錄、率不過三萬卷、蓋宋初祕閣所藏重複相揉、靈運槩加裒錄、諸人頗事芟除、雖其數僅半於前、或其實反增於舊、隋文父子、篤尚斯文、訪輯蒐求、不遺餘力、名山奧壁、捆載盈庭、嘉則殿書、遂至

三十七萬餘卷、書契以來、特爲浩瀚、尋其正本、亦止三萬七千、隋志近九萬卷至開元帝累葉承平、異書間出、一時纂集、及唐學者自著、八萬餘卷、古今藏書、莫盛于此。趙宋諸帝、雅意文學、慶曆間崇文總目、所載三萬餘卷、累朝增益、卷不盈萬、宣和北狩、散亡略盡、至淳熙嘉定間、書目乃得五萬餘卷、蓋歷代帝王圖籍、興廢聚散之由、大都具矣。夫以萬乘南面之尊、石渠東觀之富、通都大邑之購求、故家野老之獻納、而古今輯錄、不過如此。蓋後人述作、日益繁興、則前代流傳

寖微寖滅增減乘除適得此數理勢之自然也

蕭何入秦收圖籍

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景帝末年蒐求天下遺書藏之祕府

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等書

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詔光祿大夫劉向等校定每一書畢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光武中興、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後於東
觀及仁壽閣集新書、較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
明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
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刋於石碑。爲古文篆隷三體
書法。樹之學門。
魏道武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較
寫既定、本即歸主、
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

西屋藏丙丁、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于內庫以宮人掌之
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歲給紙墨筆材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

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中，初令國子監較定九經，雕印賣之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詡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亾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秩

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較讎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詔購募亾書，三禮涉𨼲三傳彭

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
太宗太平興國初構崇文院以藏書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庫爲史館書庫謂之六庫九年又詔以館閣所闕書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仁宗嘉祐中、詔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

神宗熙寧中、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祕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爲將作監主簿、

徽宗宣和中、詔令郡縣諭旨訪求祕書、許士民以家藏書所在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籍目、申提舉祕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所闕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議加崇獎、給還於

是榮州助教張頋所進二百二十五卷李東一百六十卷皆係闕遺詔賜頋進士出身東補廸功郎又取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承務郎宿補廸功郎

高宗渡江獻書有賞故官家藏或命就録鬻者悉市之又令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賞又復補寫所令秘書省提舉掌求遺書定獻書賞格

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許衡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

官書籍版刻至京師、

大明太祖高皇帝於至正丙午秋命求遺書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勑翰林院檢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

書籍之厄

雲間陸子淵家多藏書所著別集中有統論一則云自古典籍興廢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爲一厄王莽之亂爲一厄漢末爲一厄永嘉南渡爲一厄周師入郢爲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略者爲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較定才已萬七千餘卷則是重復猥雜張其數耳七略

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群撰具焉。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為四庫、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二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備加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削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

宣和三詔

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慶曆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頗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書耶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十亡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以爲歎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內三詔並下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於著錄者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館閣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淳熙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崇文而新籍兼之至

于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右子淵所紀古今書籍梗槩頗爲簡明大都本馬氏通考所載而節略之然隋書三十七萬柳顧言等除去猥複止得三萬七千見通考甚詳而此以爲七萬餘卷梁任昉阮孝緒等目錄大約不過三萬雖云釋典在外要不過二萬餘元帝收集煨燼乃得七萬未必無重複也唐志開元書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學者自爲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共八萬餘陸所言釋老之編雜出者三萬餘迄不詳何所指考新舊唐書咸不合宋

嘉定中續得一萬八千餘卷陸亦未及載也。

牛弘所論隋開皇之盛極矣未幾皆燼於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灰於安史肅代二宗洊加鳩集黃巢之亂復致蕩然宋世圖史一盛於慶曆再盛於宣和而女眞之禍成矣三盛於淳熙四盛於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大業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爲十厄矣。

論曰凡古今書籍盛聚之時大厄之會各有八焉春

可恨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

秋也西漢也蕭梁也隋文也開元也太和也慶曆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時也祖龍也新莽也蕭繹也隋煬也安史也黃巢也女眞也蒙古也皆大厄之會也東京之季纂輯無聞（班志率西漢東京甚希他無校集者）魏晉之間採摭未備卓曜諸凶摧頹餘燼於聚於厄俱未足云古今墳籍之厄秦固誅首莽即次之蓋秦所焚率三代上書西漢稍稍鳩集莽又繼之故靡尺簡也唐之厄厄於叛賊宋之厄厄於裔夷彼非有意於焚兵燼所經玉石俱燬況書宜火物也獨湘東以文士甘心焉罪

浮政矣。煬雖雅尚。卒以不道禍延溥乎云爾。

舉業之陋

王文恪公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何求哉其可謂良法矣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其得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媿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

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

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既通則策論可無俟乎習矣近年頗重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力竭矣不復能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

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竢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次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爭奮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且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耳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

近世制取時文謂之股段

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娭易也

升庵曰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

先算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爲秘寶
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
矣

文通卷之三十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異人異書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語曰眞正英雄從戰競惕厲中來文曰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如鸞鳳相群雄能得雄如兕虎自喙唯兼總英雄之略者乃能羅集鸞鳳鞭箠兕虎綿九章子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皇皇多士爲周之楨孔子稱周之德爲至德者以其能

兼總英雄之略也曹根遂云歷觀古人草澤期許必有沉潛不可見之心事無限圖迴乃能有成後之史氏廖得而窺之而馳驅之迹皆其邪也五臣十亂二老三仁所苦之心所籌之策可得而窺乎窮極五行之變遠布三驅之羅可得而知乎後世豪杰特起之士含文王唯有屠釣死餓而已予嘗謂異人即異書非異人必無異書無文王惟有屠釣死餓而已

道

性者靈虛寂照之體生天地宰萬物歷萬劫而不壞者也性無方所善於隨物必有術以攝之始能固而常存命者升降消息之機所以攝性而全其不壞之體者也性非命則蕩爲精魂命非性則滯爲幻魄未嘗相離一也自古論性命者必歸老氏其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無中之有性宗也常有欲以觀其竅有中之無命宗也致虛守靜以觀其復有無交入性命合一之宗也復曰常常曰明是謂長生久視之道是義

也大易言之詳矣要其所歸不出於身心兩字性以心言神之宅也命以身言氣之門也神氣人之所資以生者也道之紀也吾儒之學則中和是已未發之中正心邊事所謂觀妙也中節之和脩身邊事所謂觀竅也情歸於性是謂還丹所謂觀復也致中和則天地此位萬物此育所謂宇宙在於手萬化歸於身得一而萬事畢矣夫老氏雖以鍊養爲宗其微辭原於大易未嘗詭於吾儒之教孔云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孟云善養浩然之氣無者無聲無臭之密機善養

者勿助勿忘之妙用。是即吾儒之藥物火候。所謂極臻乎性命之奥者也。後之養生者。雖皆本於老氏。求究似是而非。幷老氏之旨而失之。下者往往旁門曲見。狗象執有。譸張變幻以求長生。而其上者以無爲爲宗。得其神氣出入之機。守之以至於忘。而後爲妙。雖非旁門幻術。要亦所謂衛生之經而已。其於老氏之髓得與否。未知何如也。自尹喜而下。凡若干人。大都制鍊魂魄出入有無。皆彼家所謂得其術者。敘其遷化之期。多者百餘年。少者七八十年。或五六十年。

而止了緣修幻住世和光幻滅緣消超然而逝如此而已矣雖彼家有五品仙道之說要多寓言未足據也然則所謂長生久視之道果何所指耶列子曰天下治亂古猶今也五情苦樂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恨其多況久生乎此古今一大疑事噫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語不壞之旨也哉

釋

王龍溪曰佛教之盛由於聖學之不明非佛氏之罪也孟軻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經常道也其在於人謂之恒性乃上帝所降之衷人人之所同有無有乎不善者也蘊之而爲四德發之而爲七情施之而爲五倫參贊天地發育萬物同天下之道如此而已矣盡此者謂之聖復此者謂之賢悖此者謂之不肖同此則謂之同德異此則謂之異端一也以其無思無爲故謂之寂以其不

可覩不可聞故謂之微以其無物故謂之虛以其無欲故謂之靜以其知周萬物而不過故謂之覺而要其所歸不出於無之一言曰寂曰微曰虛曰靜曰覺皆其異名也天下之有皆生於無無者有之基也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聖學之宗也是故寂以通天下之感靜以貞天下之動微以效天下之顯虛以御天下之實覺以神天下之應是謂千聖經綸無所倚之學譬之規矩未嘗有方圓而天下之方圓皆從此出故曰規

矩方圓之至也孟軻氏以反經爲已任發明性善之旨正人心息邪說自謂有功於聖門軻死而其傳遂泯異端起而大義乖矣漢之儒者昧於自反徒以訓詁爲學補綴張皇考訂於形名器數之末掇取古聖賢已行之迹著爲典要使人循而習之相守以爲世法不知以無爲用羣然自信以爲聖人之學在是矣而變動周流之旨遂不可復見是蓋泥於方圓之迹遂以方圓爲規矩不能適變而規矩亡矣彼佛氏者窺見吾儒學術之弊奮然攘臂其間竊取吾聖學之

精義據之以爲已有凡古聖賢已行之迹一切掃歸於無將并其方圓而棄之而爲吾儒者甘心競競自守拘滯於形器之中終身煩苦而不自覺語及虛寂則曰此異端之教也避之惟恐不及殊不知佛氏所謂虛寂本吾儒之故物彼特竊而據之爾嘗考後儒闢佛之說大略數端有謂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以爲民害者有謂毁形廢倫以爲身害者有謂瓊宫瑶宇耗財蠹物以爲家國之害者韓愈氏歐陽氏原道本論欲以虛聲嚇之此特病其迹耳請言其精有謂吾

儒之學。主於經世。佛氏之學。主於出世。以爲公私之辨者矣。有謂耽悅禪味。偏於虛靜者矣。有謂絕情去念。流於斷滅者矣。有謂經是言詮。直指單傳。不立文字者矣。夫佛氏慈悲喜捨。普度無邊衆生。雖身命有所不惜。未嘗自私也。偏於虛靜。乃二乘見解。上乘之禪。從塵勞煩惱中作佛事。於衆生心行中覓佛法。未嘗厭動而有所偏也。最上乘之禪。亦以斷滅爲外道。於念離念。即情忘情。不即不離。是究竟法。未嘗欲絕而去之也。經有何過。何妨於誦。只此不立便是文字。

之相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是爲轉經要法不能心悟反爲法華所轉始落言詮耳此其大凡也昔齊國守其神聖之法傳世數百年一旦田氏據有其國幷其神聖之法而盜之徒知田氏之有齊國而不知神聖之法固齊國之故物也今之爲儒佛辨者何以異此善乎文中子之言曰佛爲西方聖人中國則泥庶幾足以盡儒佛之辨蓋吾儒之學以見性爲宗佛氏之學亦以見性爲宗性爲生理吾儒以萬物各得其所爲盡性有無相生所謂方圓之至也佛氏

一語迎盡

之教名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欲使萬物同歸寂滅幷其方圓之迹而棄之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則所謂泥也其理彌近則其辨彌微所謂毫髮之差存乎心悟非言說知解可得而議其崖界也彼佛氏之精義皆吾儒之所有而佛氏之病則吾儒之所無使爲吾儒之學者明於虛寂之體以無爲用盎然而出之脩四德和七情敘五倫人人務爲聖賢不忍安於不肖之歸正吾之經以興民行萬物訢合天地將爲官焉此千聖經綸之實學萬有生於一無萬

有生於上正。雖有佛氏之教。將如爝火之於日月。無所用其明矣。又何暇與吾儒爭衡而迭爲盛衰也哉。故曰佛氏之盛。由於聖學之不明。非佛氏之罪也

釋道

自聖學無聲無臭之旨不傳於世世之爲二氏之學者往往徇象執有墮於一偏之見并老與佛之旨而失之非特儒者爲然也無中生有範圍三敎之宗道之奧也今之儒者類能主張是說以爲聖學之旨在是矣而復泥於無方無體之見措之應感往往蕩而無歸其與所謂沉空罔象者亦無以異聖學何由而明乎夫道雖無方所而實有專翕之體以爲直闢之機所謂有無相生也譬諸日月運行精華所聚實有

貞明之體始能得天而久照而本無方所之可求也知此則知聖學之宗傳而二氏毫釐之差始可得而辨矣

名士

所謂名士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蓋有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夫伯夷叔齊之與齊景公也一則民到于今稱之一則民無得而稱焉然天下萬世亦莫不知有齊景公者豈可謂伯夷叔齊名士而齊景公亦名士乎司馬君實之賢也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豈非天下之重名哉然同時公卿大臣其勢力之盛亦能使兒童走卒皆知其名豈可謂皆天下之重名乎博學能文章者或幾與名士

齊名而不名名士庸惡詩文偶然流傳人間者不可謂不朽之業推此以類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而名名士者甚鮮也彼徒以科第仕宦爲成名以交游徧海內冠蓋車馬充其門者爲名士何也吾獨有感于古之名名士者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袁粲毎經傳昭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夫名下豈有間人而曰門庭蕭寂曰寂若無聲無乃不知名者也則古之名名士非若今之名名士邪王孝伯言名士不必奇才但

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夫痛飲酒何關于名。而常得無事。又無乃不知名者也。且人知飲酒讀騷之名名士。而不知常得無事之名名士。甚矣其不達于孝。伯之言之輕重也。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夫名下應接。勢必終日妄語。而何以謂終日妄語非名士也。王濟輕其癡叔湛。所食方丈。不以及湛。湛取菜蔬對食。晚與談易。始知之。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夫三十年不能使從于知。而何

以駁名士也崔瞻在御史臺獨食備盡珍羞有御史姓裴者伺瞻食造之瞻不與交言亦不命匕箸明日裴自携匕箸就食瞻謂裴曰昔劉毅在京口冐請鵝炙豈謂是耶君定名士此何以名名士吾以爲客自携匕箸就主人食者名士而主人不命匕箸亦名士也御史自携匕箸就御史食者名士而癡叔取菜蔬對從子方丈食者亦名士也其傲然不屑一也由此觀之所謂名士者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然則士有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亦可謂名

含菲 長垂 久視

士乎曰不可吾嘗覽故太史陶氏所撰題名記推夫子聞達之旨以論士曰達者爲士聞者非士聞猶非士況泯焉無聞者哉吾嘗太息以爲名言今不特在家在邦之聞乃至于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且不名名士而況于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哉且今人謂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與艸木同腐吾嘗笑之夫艸之萋萋木之欣欣令人欣賞悅玩無已彼五十無聞者必不如草之萋萋也沒世不稱者必不如木之欣欣也此草木之不如而謂與草木同腐則不可彼其中豈

有名士乎然而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或能使人人皆知其名未有名士而不名者也故一鄉一國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一鄉一國之名士必有一鄉一國之令名天下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天下之名士必有天下絕盛之名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萬世之名士必有萬世無窮之名蓋姓名流傳至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者僅知其姓名而已初非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也惟名士必有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苟非有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不名名

士而所以名名士又非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之謂也何以故名士之名非名譽之名也名即是實不與實對苟有其實斯曰名士猶曰名教名理名言云爾炳若日月之謂名教通乎神明之謂名理至當不易之謂名言超然不凡之謂名士

文士

夫一世皆意不可一世吾不知誰可一世者一世誰可者哉蓋意不可一世者一世皆然文士爲甚顧介曰一事惬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傷人斯小才而氣浮者也彼得意則客氣橫溢不得意則怨天尤人得意而無厭則亦怨天尤人故常意不可一世其志不在高山流水本非伯牙也而謂一世無子期其聽不能察峨峨決決本非子期也而謂一世無伯牙才如爾正乎必不待孔北

海以顯彼非禰正平也而謂一世無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夫世無孔文舉楊德祖何與吾事也甚矣文士之急知己也獨不聞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張仲蔚博物善屬文所處蓬蒿沒人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而已楊子雲草太玄衆人不好也獨桓談以爲絕倫夫以一世之大而并無劉龔則仲蔚益尊矣并無桓談則子雲益貴矣彼不求可知而急求人知惟求知愈急而人愈不知則意不可一世之無知己古人抱獨知之契以俟知己于後世楊子雲之草

太玄蓋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也師曠之欲調鐘謂後世有知音者也彼急于求知者惡能待後世哉且後世無知音者而師曠之聰無窮也後世無復楊子雲而子雲之玄不朽也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林君復詩就藁輒弃之曰吾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是故雖遯世不見知有以自娛而何以後世為而又何以一世為哉且即欲求天下後世之名乎陶隱居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顧惜光景老而彌篤文士知此何敢意不可一

世且將無一書不讀無一事不知乎宗杲曰讀書少無明少讀書多無明多文曰官小人我小官大人我大則才大者人我尤大然則有大才讀書多而意不可一世者其無明多而人我大耶漏烈曰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夫未聞道而博學者猶小學也安得不大迷不能行而多文者猶小慧也安得不大愚然則有博學多文而意不可一世者其大迷大愚耶凡意不可一世者固一世之所不可也而何以不可一世哉是故吾意滿可一世而亦意不可一世之

意不可一世者也然則文士有以文章蓋一世者則何以視一世曰以文章蓋一世者必不以文章爲事不以文章爲事者必不以文章意不可一世也南華以世外不可世間霧均以獨清不可一世之皆濁陶元亮以無慾不可一世之多慾子長太白子瞻以超上不可一世之齷齪數君子皆出世者也其意所不可以維世曾何文章蓋世之足云

詮夢

乙丑蜡月浮漫子將以剞劂于役秣陵意忽忽有所疑而欲筮之巳端筴列龜兒級進曰夫子爲祭祀之齋將有事於鬼神乎抑亦問諸蓍蔡耶予曰然予坎壈纓身舉趾即成錯履若涉淵水未知所濟每欲放聲滅跡巢棲茹薇而隱比求名事更爲艱爲之柰何令友生及子恒以予所著足傳日夜慫慂予亦見獵而喜緣是不惜家人生又稱貸益之産巳破家人不識所謂徬徨牽衣咸曰一日之澤世所共有而子獨

栖栖皇皇䟦涉於水澤腹堅之日憔悴如死灰亦何時而止乎嗟乎予何能一二為家人言耶意所忽忽者慮以副本遺凍餒之患上及老母下及妻孥故欲裁之龜蔡綾曰傷哉貧也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然綾聞之占者所以定吉凶决嫌疑明休咎也昔舜之命禹曰志先定鬼神其依元包曰至人不占者何以其定也是以君子定其目而後視定其耳而後聽定其味而後食定其氣而後吸定其心而後語定其數而後算定其身而後動定其志而後行夫子立言之

志定于綴之未生而業成於數十稔之久上下千秋斯文賴之豈今日而猶待決於卜蓍邪太史公曰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尼陳蔡作春秋屈平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虞卿窮愁著書八篇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作也之數子者可謂憂患困厄之至矣未聞之數子者以憂患困厄而遂輟止其志定也而況貧乎且貧者天所命也人所斂也使子不著述不以此書懸之國門天不靳乎人不斂乎不餓寒

繇以周切

困辱乎無所事十且數君子當其立言之時一切種種皆置度外故能言之犁然當天地之心以俟後世而子奈何不遂其初乎綫未之前聞也乎無以難遂圓繇韜荚浩然往矣解明衣就枕夜將半夢一大象産九十九象乎往觀之大者未見獨所産悉在河中如京師浴象狀一二小者人立而舞覺而異之私心難之曰九者陽數九九者陽之盈豈復有陽九之遺乎已而思之曰象者像也三易皆象而象爲文王所立以顯明六十四卦之用者也逮孔子十翼有大象

有小象邵子曰易之作也其得天地之用乎然終疑于亢悔不憚者久之述之於人雖有所詹繇而未諗也夫既已不卜且得夢乎哉遂發舟行日日石尤行七日猶未達潯陽大雪中發書諦其義以自解免且舒孤棹之戀椒然嘆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方今文之弊也患在不能正本澄源反文歸質若河傾海覆汎濫乎陸流盪無依奚翅洪水之患亂臣賊子之時而楊朱墨翟之充塞乎予之述諸通也所以救其弊而障其瀾也歲已未冒質之耆宿耆宿以

爲可傳而玄晏之子亦傚然自命復加十年之力海
以內抱予書而痛哭者一人焉客歲流遇南都一二
先達欲災木而未果今夏復困頓歸杜門掃軌潛思
者六閱月豁然大悟因悔入海算沙用是盡翻往案
經經緯史縱子橫集起始究變砭病會通布綱陳目
設繩縣衡謝華啟秀呂陰律陽聚古印今庶幾乎可
以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而後知向之蓄疑
者不少也傷哉乎太史公之言曰藏之名山副在京
師劉子玄亦云撫卷漣洏淚盡繼血子雲慮其覆瓿

彥和詭爲僨粥其心大可憐也悠悠塵俗有不鄙其愚而哂其勞乎今蒙若斯予何敢與執禮器隨孔子西行者比然伏而詮之至哉道乎芒乎芴乎可得而窺乎易稱聖人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曰象也者象此者也道其大象乎爻其小象乎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老子曰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周易起乾文也歸藏元包起坤質也質者文之母也母主生極生儀儀生象無極之前陰含陽也

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曰生也鈎隱圖曰河圖數四十五陳四象而不及五行洛書數五十五演五行而不述四象合而一之一數至十數環列爲圖河洛之惣括也平衡取之而八宮交午相對則書也交午取之而五位內外相合則圖也圖書所出異地所現異時所託異物五位與九宮其象異五十五與四十五其數異然而一圓一方一羸一縮一左旋而相生一右轉而相克相與爲用而不可相無者則以其原同也今所夢一與九十九與

河洛之數合而古今之文字備矣伏羲因圖畫卦禹
默計天道人事之大要其類有九見洛書之數而有
契焉敘九疇箕以衍範文以繫卦公以繫爻皆各抒
獨創文周以父子而議論亦不相沿所謂作者至孔
子大小象彖詮釋文王所繫蓋述而不作也劉彥和
亦取大衍之數名雕龍多所廓落而未盡予述文詩
樂詞曲五通寔法五行易曰往來不窮謂之通傳曰
五行者陰陽之精氣造化之本源德贊三才功濟萬
物在乎天也謂之五星據乎地也謂之五嶽行於人

也謂之五行若夫天無五星則辰宿錯滅地無五嶽
則山澤崩竭人無五材則性命斷絕故知天以五星
爲政地以五嶽爲鎭人以五材爲用三正之立五行
所成也合而行之爲五德皆本於五行也然則色不
以五行雖有離婁之明不能窮其文采聲不以五行
雖有師曠之聰不能定其音律味不以五行雖有俞
跗之術不能定其性命氣不以五行雖有老聃之道
不能定其嘘吸歷數不以五行雖有重黎之算不能
守其敘陰陽不以五行雖有犧炎之聖不能定其吉

圅言不以五行雖有仲尼之德不能定其詞理予之述諸通也實竭其耳目心思以上繼婁曠俞附聊黎犧炎仲尼之意以文究六經諸史百家兩藏之用而優優于禮以詩歌詞曲宮調遡黃鍾之源而洋洋于樂帝王之道禮樂備矣禮樂明備天地官矣世無諸通何以究理亂文質之變動天下之務默天下之機以知詖淫邪遁之害哉伏而惟之將自怡之研而盭之將自測之語其義則蠱而不誣覩其詞則夽然不及其旨數千其言數百萬是必合河洛之數而後足

以窮天下古今之賾以擬諸其形容也小象人立而舞者僕自舞象之年即欲窮有字之輿而趾以功名自見也立乎河中者此身至今垂老而猶未免於泥塗也鑿度曰陽動而進變七之九其氣息也五音六律七變皆由此作焉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萬形經曰易變而一一變而七七變而九九者氣之究也廼復變爲一一者形氣之始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重三三而九九爲天德兼坤數之成成而後有九乾坤相并俱生至萬一千五百二十坼復從

于貞聖人君子因而消息之卦純者帝不純者王而禮樂文章之運因之且九在西方爲金金克木爲離鏤之彖又象爲西產而豢於東物以所養者爲克王制又曰南方曰彖與日者當歷覊狄鞮彖譯之鄉而形氣所變殆與元會相推遷矣劉勰云百齡影徂千載心在使予書與白虎風俗注丹子玄傳于此名雖窮餓且死猶得執簡記侍黃星蠡室諸君子于天上噫嘻經緯之說雖鑿鑿如此要亦未必非予之傅會也是何異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而世之嫉之者非盡

吾之性命才情而攖之則曰是向秀之注宣和之譜耳夫吾身之外既已攖之矣而藏之吾身之內者吾又盡吐之于書固不若君平所云憎之以威寵之以詐則死不從命也是吾固無所靳而無待于攖即攖之彼亦並而遁入耳而必欲攖之何憎主人之無已耶若不由聞見而妄自改作在大聖已不能予惟懼聞說見陋無所徵信勦一二評話以貿焉于大方之家故毋有稱引不書其書必書其人其出於臆斷者十不得一焉予與氏曰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予

愳見之聞之而不知也擇之識之而妄也予何諱夫竊比焉宣和故有書畫博諸譜如奕旨象勢然博用六子子六而數自一窮六一子含陽之三少爲圓圖六子得乾之一爻爲方圖老少相生奇偶錯綜四五爲陽八九爲陰變化無窮消息莫測由此究之可以化質窮思用之者詭斯竊譬益其機械以見序于有道予慽陋其數不知其義以覿道于瓦礫粃糠又幸而附于竊取賢已之流蓋惴惴如負山之蚉當轍之螳焉然奚第今日也虞訥譽張率慶虯借馬卿非耳

食于人則耳食人此楚人之食猴也若張綱守廣陵虞詡令朝歌又食肉而食馬肝也人情夢卜等豈因訕謗頻起究覩罪我者知我者嫉我者痛哭我者古今如一丘之貉予聊詮此義以相啗慰晝之隹惡吾自知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耶王弼曰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吾願世之筌蹄我也